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

人倫門

父子

子未盡孝當教化之

蔡久軒

子盜父牛罪當笞、至於不孝一節、本州當有以教化之、豈可便行編管、送州僉廳、且將彭明乙枷項日程、仍令日設拜其父、候父慈子孝、即與疏放、

父子非親

蔡久軒

夏達非徐明親子、所以待之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於其病也、

只寄之他人之家、今若任其歸徐明之家、未必不速其死、仰且
在何婆之家、俟病愈日、示徐明責領、所有月糧、合還婁達在何
家、為日食之資、

母子

互訴立繼家財　蔡久軒

姜子朝為人之婿、肆其機傳而欲絕妻家之祀、徐巖甫為人之
子、不能公於財利、而激其母之訟、李氏為人之母、私意橫流、知
有婿不知有子、知有女而不知有婦、夫家三人者、皆不為無罪、姑
照僉廳所擬、行各責戒勵狀、如更紛紛不已、徑追姜子朝正其

離間人母子之罪追徐敬甫正其不能承順其母之罪如是而又不已則是李氏有意於絕其夫之家在官府亦不得而恕之各盡其為子為母之道毋貽後悔

讀孝經 蔡久軒

送縣照已行戒約但子之於母自宜孝順於母所敬亦敬之而况所謂外公者乎田業固不可過責至於一二家事之類亦何足道監下替彭宣教讀孝經一月帖縣喚上徐立之來問限三日

母子兄弟之訟當平心處斷 吳雨巖

聽訟之法公則平私則偏所謂私者非必惟貨惟來也止緣念嫉多而哀矜少則此心私矣所以不能作平等觀韓應之備閣均許氏之子也韓應之妻子之情深則子母之愛衰若韓閱則所謂阿奴常在目前者也母愛小子恨不衰長益少韓應之乃不能勝乃挾阿奴自剏之事以操持之欲勝弟是欺勝母也應之自有罪然挾母訴兄誰實先之為政者但見證論可惡鍛鍊使服而不知此三人者母子也兄弟也天倫也柰何而不平心鞫當是之時兄為官司所囚禁雖欲哀告其母祈借其弟而其辭不得以自致母與弟又自有詞狀主持雖欲少貸其子必含

其兄而其事不得自由外證愈急而獄辭愈刻以深於是不孝誣告之罪上聞於省部矣若使信憑斷下應之死則死矣許氏殺子韓閼殺兄以刃與訟有以異乎許氏何以爲懐韓閼人何以自全於天地間幸而疏駁當職遂得以選擇好同官俾之引上三人作一處審問然後毋子得以相告語兄弟得以相勉諭而譁徒不得以間隔於其間融融怡怡藹然如初爲政者先風化刑殺云乎哉財産乃其交爭禍根今已對定若論韓應之韓閼之罪則應之難免坐以不孝之罪然亦有不友之罪若韓閼則亦難免不悌之罪矣然皆非本心也最是前申謂應之不合

謂其毋不是我娘欲坐以極典但未審小弁之怨孟子又以為

親親此一段公案又合如阿斷令以應之閑各能悔過均可置

之不問但應之以阿孝自刎貧給誣告一節終難全恕既全其

天倫合去其人偽申省取自指揮所有二據先照給

因爭財而悖其毋與兄姑從恕如不悛即追斷

胡石壁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異於禽獸者謂其知有禮義也所謂禮義

者無他只是孝於父毋友於兄弟而已若於父毋則不孝於兄

弟則不友是亦禽獸而已矣李三為人之弟而悖其兄為人之

子而悖其母、控之於法、其罪何可勝誅、但當職務以教化為先、刑罰為後、且原李三之心、亦特因財利之末、起紛爭之端、以人見利而不見義、此亦其常態耳、恕其既往之愆、開其自新之路、他時心平氣定、則天理未必不還、母子兄弟未必不復如初也、特免斷一次、本廂押李三歸家、拜謝外婆與母及李三十二夫婦、仍仰鄰里相與勸和、若將來仍舊不悛者、却當照條施行、

母訟其子而終有愛子之心不欲遽斷其罪

胡石壁

當職承乏于茲、初無善政可以及民、區區此心、惟以厚人倫美

教化為第一義每遇聽訟於父子之間則勸以孝慈於兄弟之間則勸以愛友於親戚族黨鄰里之間則勸以睦婣任卹委曲開譬至再至三不敢少有一毫忿疾于頑之意剽聞道路之論咸謂士民頗知感悟隱然有遷善遠罪之風雖素來很傲無知不孝不友者亦復為之革心易慮當職方竊自幸忽阿周以不孝訟其子為之驚愕羞愧引咎思過謂我為邑長於斯近而閭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寧不負師帥之任哉因思昔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以不孝為母所訟香驚曰近過仇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遂親至其家與其

母子共飲為陳說人倫諭以禍福元大感悟卒為孝子鄉人為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鳴哺所生至今載之青史為萬世美談今馬圭之見訟於其母與此事適相似恐亦是教化未明之所致亟呼其母至前詢問其狀乃備陳馬圭不肖之迹父母與之以田則鬻之勉其營生則悖之戒其賭博則違之十年之前已嘗為父所訟而撻以記之矣今不惟罔有悛心而且以為怨其間更有當職之所不忍聞者觀其所為若此則是真為怙惡人非復如陳元之可化矣當職心實念焉從其母之所請刑之於市與衆棄之矣且聞其母又執至其父遺囑哀矜惻怛

之情備見於詞意間讀之幾欲墮淚益信天下無不慈之父母只有不孝之子罔極之恩馬圭雖粉骨碎身其將何以報哉但其父既有乞免官行遺之詞而其母亦復惻然動念不勝舐犢之愛當職方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亦何幸其遂為母子如初歟今更不敢坐馬圭之罪押歸本家懇告隣舍親戚引領去拜謝乃母及父愛乃弟如再有分毫干犯乃母有詞定當科以不孝之罪所有馬早遺囑録白一紙入案更以一紙付馬圭歸家時時誦讀使之知乃父愛之如此其至則天理或者油然而生爾仍特支官會二十貫酒肉四瓶付馬圭仰將歸家以為諸召親

戒隣舍之用

毋訟子不供養

胡石璧

寡婦阿蔣煢然子立所恃以爲命者其子鍾千乙而已其子狼狽如許既不能營求勺合以贍其母阿蔣貧不聊生至鬻其穉以資朝夕剝牀及膚困窮極矣鍾千乙又將其錢妄用又而不歸致割其愛聲訴于官此豈其情之得已哉鍾千乙合行斷治今觀其母羸病之餘喘息不保或有緩急誰爲之倚未欲寘之於法且責戒勵放自此以後仰革心悔過以養其母本州仍支五斗責付阿蔣且充日下接濟之須

子與繼母爭業　天水

自柏舟之詩不作、寡婦始不能守義以安其室、自凱風之什既廢、人子始不能盡孝以事其母、載樹遺編、爲之三歎、吳和中貢士、今已久矣、不知其爲何如人、今考案牘、見其家儲書數千卷、必也佳士、前室既亡、有子七歲、再娶王氏、所望百年相守者、王氏果賢、當知敬以事其夫、恩以撫其子、此婦道也、既嫁從夫、其心豈容有異、續置田產、所立契券、乃盡作王氏粧奩、其立法之意、蓋爲兄弟同居、妻財置產、防他日訟分之患、非王氏事吳貢士、上不見舅姑之養、下亦無伯叔之分、析一門之內、秋

蓋以上皆王氏夫婦物也何用自立町畦私置物業此其意果安在哉吳貢士溺愛一聽其所為固已失之當時王氏蓋已無夫失靡他之志吳貢士嘉定九年九月死家道頗溫王氏苟能守志自誓扶植門戶且教其子使之成立不惟王氏可為節婦吳貢士亦且有後矣一念既偏但知有身不復念其夫若子吳汝求為非淫佚狂蕩弗檢王氏席卷於其上汝求破壞於其下子母之恩愛離矣吳貢士之家道壞矣未幾王氏挈囊橐再嫁汝求傾貲產妄費貧不自支遂致交訟豈復知有孝道能誦我無令人之章事既到官當與究竟吳貢士無恙時有屋一

一區，有田一百二十畝，器具什物具存，死方三年，其妻、其子破蕩無餘，此豈所以為人婦、為人子哉。王氏原有自隨田二十三種，以粧奩置到田四十七種，及在其妝奩囊篋盤盂等，以嫁入其汝求既將故父遺業蕩盡，行作婁，豈應更與繼母計校成訟。今據所陳，王氏所置四十七種之田，係其故夫已財置到，及有質庫錢物，盡為王氏所有。然官憑文書，索出契照，既作王氏名成契，尚復何說。其汝求父死之時，非是幼騃，若有質庫錢物，何不自行照管，方其鬻產賣費之時，何不且取質貫庫錢物使用，繼母已嫁，却方有詞，無乃辯之不早乎。以前後亦有領去銀器

財物批照具在已上二事皆難施行但王氏吳貢士之妻也吳汝求吳貢士之子也儻未忘夫婦之義豈獨無子母之情王氏改適既得所吳汝求一身無歸亦為可念請王氏以前夫為念將所置到劉縣尉屋子業與吳汝求居住仍仰吳汝求不得典賣庶幾夫婦子母之間不至斷絕生者既得相安死者亦有以自慰於地下矣各責狀入案照會契書給還

兄弟

兄弟之爭　蔡久軒

所擬已明但以情而論則黃居易兹欲論二弟拙錢黃居易稱

厚而二弟貧薄想父母存日居易覇占營業遂遠諸弟未必不以父母之財私置產業然其智足以飾姦既於分關內明言私房續置之產與衆各無干預又於和對狀中聲說別無未盡積蓄真所謂此地無金若干兩者殊不知國家條令豈被此曹聲說點破而不行哉兄弟之身其初只父母之身也世間一等無知之人爭小利便視如仇若不相識甚可悲也黃居易當思同氣連枝之義絕彼疆此界之心周卹其二弟使兄弟和氣復合不然則父母在無私財索契送獄自有條法在毋貽後悔

示三名取無爭狀尋喚上各人讀示並不伏責立爭狀又據黃

居易狀情願備已錢一百貫十七界官會津惠二弟并據黃居易狀陳再送僉廳呈奉聽官書擬因依奉台判田業事不屬本司但以兄弟之爭欲俾息訟以全天倫今三人者皆利欲恥頑不可化押下本州請徑自從條斷遣

俾之無事

蔡久軒

果能消爭融隙變鬩爲怡此正當職之本心特從所請仰速具無爭狀併申如更展轉𡚁使定照已判施行繼據程若汚狀兄若梁弟若肅同狀立合同連等文字乞行印給所是匣追姪其發等乞行免追外僕金先詹安罪犯聽自施行尋責據各人審

供事狀呈奉台判兄弟叔姪交爭興訟此風俗大不美也徽為江東名郡而有此不美此觀風問俗者之罪也委曲勸諭導以天理今若沔若涇若膺齊到兄弟連押了辨祥并合同文字及無爭狀赴司則其兄弟之間退省靜思良心善性固未泯沒也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即是好人案印給合同文字付各人收執其大其毅特與行下免追仍請若涇若膺若沔兄弟念同氣之親思鶺鴒之義勿信嗾使教唆之言輒興傷風敗俗之訟若再來案須必將無理之人重寘典憲各請改過毋貽後悔毋責而後再訟罪罰狀入案訖並放

兄弟能相推遜特示褒賞　　胡石壁

當職守郡半年矣，每慨教未至，不能使百姓興於行誼，入孝出悌，以追還淳古之風，而同室之鬨，鬩墻之爭，幾無虛日，正此閉閤思過，朝夕不遑，而數日以來，乃忽見奉蛙兄弟相推遜於溪洞之中，劉陶兄弟相推遜於鄉飲之際，不覺為之嗟嘆詠歌而繼之以舞蹈也。夫財物人之所有，失之於此，可以得之於彼，失之於今，可以得之於後，兄弟天之所生，一失之餘，不可復得，古之人所以舉千乘之國遜於兄弟，不啻如敝屣者，蓋有見於此也。若奉蛙、劉陶之所為，豈不當于古人中求之乎。昔王祥、王覽

當東漢之時兄弟隱居三十餘年以孝友聞其後子孫極蕃以大更六朝訖隋唐數百年譜牒不能傳而後已孝哉劉陶兄弟儻能以王祥王覽之心為心則後之視今將猶今之視昔矣嗚呼人皆有兄弟我獨亡當職有勝司馬牛之歎案給據付劉黽收掌仍令客將司擇日備禮請劉同人兄弟併妻姪兄弟赴府當職當親與酌酒以見贊善之意王武剔股救父亦足教孝是日併呼其子父坐之堂下賜以酒示褒賞務榜市曹兩縣

兄弟侵奪之爭教之以和睦　胡石璧

大凡宗族之間最要和睦自古及今未有宗族和睦而不興未

有乖爭而不歇蓋叔伯兄弟皆是祖先子孫血氣骨脉自吋一
源若是伯叔兄弟自相欺凌自相爭鬪則是一身血氣骨脉自
相攻相尅一身血氣骨脉既是自相攻相尅則疾痛病患中外
交作其死可立而待矣故聖賢教人皆以睦族爲第一事蓋以
此也奉璿奉琮皆是一家兄弟以今日論之雖曰各父各母似
覺稍疎然以祖先視之皆子孫也祖先之愛奉琮無以異於愛
奉璿祖先之愛奉璿無以異於愛奉琮奉璿奉琮若能體祖先
愛子孫之心則兄見其弟必曰是吾祖之孫也吾何可以不恭
之如此則必無爭必無訟矣惟其不知以祖先爲念於是爾我

始則相視爲路人後則相疾爲寇讎嗚呼祖先養育子孫只望代代孝順人人實交以共保家業以共立門户而一旦爲路人爲寇讎死者有知其能瞑目於九泉之下乎當職覩奉琮兄弟供吐之間儘有條理看來亦曾讀書非其他憒然無知者比而其所以興同室之鬬者度只是一時爲利慾所蔽無人以天理人倫開曉之耳當職叨蒙上恩假守于此布宣德化訓迪人心正太守之責也今奉琮兄弟本無大可爭之事而又粗有可教之資其可不以誠心實意教之以人倫以感發其天理乎爾兄弟今當各思吾之身是祖先之所生兄之身弟之身亦祖先之

所生不知愛吾之身是不知愛祖先也徒知愛吾之身而不知
愛兄弟之身亦是不愛祖先也必愛兄弟如愛吾身然後爲盡
奉先之孝所謂愛者如何出入相友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
相救疾病相扶持雖刀小利務相推遜脣吻細故務爲涵容此
之謂愛儻或因一朝之忿興鬩牆之爭兄則欲害其弟弟則欲
害其兄以賊害之心肉施於手足之間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
奉琮兄弟其可甘心於此乎且觀奉璹之詞所以攻其兄者無
所不至惟恐不勝其兄也奉琮之詞所以攻其弟者亦無所不
至惟恐不勝其弟也當職謂奉璹盍友而思曰使官司以我爲

直以兄爲曲以加之罪或杖之或黜之吾固不恤也然我祖先若見兄之遭杖遭黜其心將何如哉奉琮亦盍反而思曰使官司以我爲直以弟爲曲而加之罪或杖之或黜之吾固不之恤也然我祖先若見奉璘之遭杖遭黜其心又何如哉吾爲人之弟而至於杖其兄黜其兄吾爲人之兄而至於杖其弟黜其弟不知所謂兄弟者果誰之子孫誰之血氣骨脉乎害祖先之子孫傷祖先之血氣骨脉也將何顏面以奉祭祀以上丘隴乎異時身死之後見祖先於泉壤或問奉璘曰汝兄何爲遭杖遭黜汝之將何辭以對乎或問奉琮曰汝弟何爲遭杖遭黜汝將何辭以

對乎爾兄弟能一念及此則必翻然而悟不俟終日而遷善遠罪矣昔日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爭同居如初當職諄諄之誨視蘇瓊又加詳焉爾兄弟其可不如清河之民乎請推官更切開譬析衷在前如果有侵奪執下各相償還自今以後輯睦如初不宜再又紛爭以傷風教如或不悛定當重寘典憲無所逃罪矣

兄弟之訟　胡石壁

鄒應龍兩月前曾當廳投狀以訟其兄當職覽其詞觀其貌便知其是一个無理之人書判之間已示懲戒之意未幾其兄應祥

果許其不恭其弟應麟又許其不友竟不逃當職之所料矜兄之嘗而奪之食猶且不可况揮肱以折其齒執梃以叩其脛乎且應祥嘗養應龍之子爲子已不幸短命而死則又養其女以爲女矣及笄而嫁之爲兄如此亦不可謂之不友矣應龍何乃不念天顯而不恭如此之甚邪豈惟不恭而已哉堂有慈親年踰六十蓋既乖於同氣寧愧於母心好貨財私妻子之念一萌於中遂至不孝於母不恭於兄不友於弟舉天下之大惡一朝自爲之而弗顧若人也其禽獸之不若矣尚何面目以戴天履地乎今應祥應麟恐傷慈母之懷不欲終訟固足以見不藏

恕不宿怨之心但應龍聚訟不可勝誅難盡從恕以恩權義者兄弟之至情也明刑弼教者有司之公法也二者不可偏廢鄉應龍從輕勘一百至若分產一節雖曰在法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許別籍異財然紹熙三年三月九日戶部看詳凡祖父母父母願爲標撥而有照據者合與行使無出入其說以起爭端應祥兄弟一戶財產既是母親願爲標撥於此項申明指揮亦自無礙今復混而爲一固不失其爲美但應龍頑嚚之心終不可改今日之美意未必不復爲他日之厲階固不若據已標撥各自管業以息紛爭之爲愈也此非有司之所能決母子兄弟

自擇利而圖之、

弟以惡名叱兄　　胡石壁

丁細七盜葬祖墓既從遷改其罪已可原但與丁居約丁五十二乃為堂兄弟畧無友愛之義而遽興誣罔之詞狀中所稱一則曰丁花晚再則曰丁花晚為人之弟而以此等惡名叱其兄委是有傷風教杖一百枷項令衆半月餘人並放、

兄弟論賴物業　　劉後村

在法已分財產滿三年而訴不平又滿五年而訴無分違法者各不得受理又翁曄翁顯係親兄弟其父翁宗球在日有田五十

八種於淳熙十二年分撥與二子各得田二十九種宗珏應堯六年死翁聘將所得田二十九種盡行典賣及曾將共段田陪併與弟翁顯原契見存翁顯又曾執親隨就丁政遠邊贖得翁聘原典田及作翁園名典得魏齊賢田鄉民辛勤增置此小田業豈是容易翁聘已死其子翁填覩覦乃叔物業輒興詞稱是翁顯將在衆錢物置到田產欲行均分自淳熙十二年至今已及三十六七年翁顯執贖并置到田業皆是嘉泰已後及有是嘉泰十一年者豈得是在衆錢物委是被人教唆妄生詞訴且免斷契給還翁顯餘人並放

兄侵凌其弟　　劉後村

人不幸處兄弟之變，或挾長相凌，或逞強相向，產業分析之不均，財物侵奪之無義，固是不得其平，然而人倫之愛，不可磨滅，若一一如常人究極，至於極盡，則又殘於傷恩矣。丁瑠、丁增係親兄弟，父死之時，其家有產錢六七貫文，丁瑠不能自立，躭溺村婦，縱情飲博，家道漸廢，遂至兄弟分析，不無偏重之患。既分之後，丁瑠將承分田業，典賣罄盡，又垂涎其弟，侵漁不已。丁增有牛二頭，寄養丘州八家，丁瑠則牽去出賣，丁增有禾三百餘貼，頓留東田倉內，丁增則搬歸其家，丁增無如兄何，遂經府縣

併牽牛搬禾入陳論、追到丁瑠、照以為辭、却稱牛是衆錢買到、禾係祖母在日生放之物、尋行拖照丁增買牛、自有照據、祖母身死已久、安得有禾留至今日、蓋丁增原係東田居住、因出贅縣坊內、有少租禾安頓東田倉內、丁瑠挾長而凌其弟、逞強而奪其物、而到官尚復巧辨飾非、以蓋其罪、官司不當以法廢恩、不欲盡情根究、引監丁瑠備牛兩頭、仍量備禾二貼、交還丁增、如更不體官司寬恤之意、恃頑不還、併勒丘州八、仍追搬禾人、一併監還、丘州八、阿張押下、衍知寨、楊九、劉二先故、

兄弟爭財　劉後村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天倫之至愛歟
天下無越於此乎徐端之一弟一兄皆以儒學發身可謂白屋
起家者之盛事新安教授乃其季氏也鴻鴈行飛一日千里門
户寖寖昌盛徐端此身何患其不温飽而弟亦何忍坐視其兄
而不養乎塤以倡之箎以和之此天機自然之應也今乃肆作
弗靖視之如仇敵乘其迓從之來攻訾之狀殊駭聽聞且其家
起自寒素生理至微鄉曲所共知也端謂其游從就學之日用
過衆錢一千緡是時雙親無恙縱公家有教導之費父實主之
今乃責償以此恩愛何在况徐教授執出伯兄前後家書具言

其家實東之狀歷歷如此徐端雖竄身吏役惟利之饕豈得不知問氣之大義顛冥錯亂絕滅天理一至於此乎前此見於兩府判之詳議者至矣盡矣州家恐爲風教之蠹宜從僉廳所申脩以和議過此以往或徐端更肆無饜之欲嚚訟不已明正典刑有司之所不容姑息也

與義兄爭業　　包宰

丘如乃阿黃前夫之男帶來嫁與丘閏阿黃與丘閏共爭再生丘寅丘寧丘閏必不肯私其妻前夫之子若有置到田業合作丘閏名字丘如到丘如戶下契書並作丘如名字文關此是丘如

將故父財物營運置到無疑丘閏之詞亦謂自置田業係丘閏名字丘如自營運到係丘如名此却是丘閏本心說話所謂狀上語皆丘寅等捏合丘寅等只合分丘閏置到之業却無緣分析義兄財產若謂父母在不得別籍異財然丘如本是李家之子不礙上條但丘如既已有財產却不得再分丘閏田業則丘寅丘寧亦自無說所有供贍繼父葬送母親丘如合當諸子分之一不可以前後異其心案引上各人讀示仍申上臺府

兄弟爭葬父責其親書調護同了辦葬事

天水

曾知府處置子弟輕重失中釀成今日之禍知府既梢飾其事往矣大夫葬有日二子正當平心定氣克終禮制了此大事顧乃各脩舊怨人執一說彼此求勝不知於奉親送終之義虧矣私慾既熾天理益昏為之親戚故舊者所當開明義理反撥敎陳良心一還則百念皆正豈有天理終於晦蝕者哉而乃阿其所好不惟不能正救又從而謟諛之抱薪救火不但無益而已官司為國家行法從公定斷自當聽從顧念名家之後父死不葬必待求直於官司將遂為終身玷君子愛人以德義當存大體耳兩兄弟所執六人或是士子或宦家何苦各私所親自犯

不韙今請此六人者以曾氏名家葬親大事為念各持公論極力調護使其兄弟各遂天倫之愛急辦葬親不惟免被官司督過抑且求為鄉曲美事官司當以五日為期坐待回報彬當同兆致辦如更不體官司告戒之意三尺具存自當施行

夫婦

妻已改適謀占前夫財物　胡石壁

昔漢時有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戍邊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而有老母無他兄弟侍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否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終無嫁意三年

夜畢父母哀其無子早寡將改嫁之婦曰夫去時囑妾以養母旣許諾之矣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遂不敢奪其志養姑二十八年而姑死盡賣田宅以葬之乃終奉祭祀世稱爲孝婦阿常爲進撿之妾不幸夫亡猶有姑在老而無子然猶可哀阿常若稍有人心只當終身不嫁與乃姑相處以生相守以死如陳孝婦之義可也夫死未及卒哭乃遽委而去之棄姑如棄路人易夫如易傳舍其心抑何如此之忍邪阿侯一身無所倚賴遂依其姊阿劉夫婦以爲活則其不得已之情可想見矣阿常改嫁之後兩年之間

更不能走一介以訪問其啓處及問其死也反與訟以取其遺資縱阿侯所蓄之數果如阿常所陳則養生送死皆阿劉夫婦之力既當其大事則以此酬勞亦所當然阿常背夫絕義豈可更有染指之念況未必有之乎准律諸居夫喪百日外而貧乏不能存者自陳改嫁阿常喪夫於淳祐元年之二月至今年四月纔當除服而今改嫁已首尾三載若欲引百日外自陳之令擬阿常所陳其夫喪中如此厚即非貧乏不能自存者矣然則坐居喪嫁之律從而離之夫誰曰不然張巡檢身為命官豈不識法知而與為婚姻咎吞乎論罪況此等不義之婦將安用之

嫁至于再已爲不可今日錢而徐自徐而張至於三矣朝彼暮此何異娼優之賤當其背錢而歸徐徐不以錢爲鑒而娶之故使其毋不獲孝婦之養今又背徐而歸張張又不以徐爲鑒則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張巡檢既非本府所轄難以將阿常遽行取斷牒所屬徑自照條施行其可其否聽其區處但其男張良貴係是張巡檢之子與徐巡檢之家有何干預而輒横興詞訴意在騙脅情理可憎合示薄罰決竹篦二十押出本府界所有阿侯財物有無更不追究仰阿劉夫婦以禮埋葬又據阿常所供稱徐巡檢身死之日存下見錢三百貫金銀器

凡十數項官會三千貫鍛爾巡警之職俸給所入有幾何一家衣食之外而囊橐又復如此果何自而來哉唐盧坦有言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徐巡檢若果有此財也必剝下以致之者也今遂歸於他姓之手殆天不肯富不道之家歟居其職者宜知所戒矣

妻背夫悖舅斷罪聽離　胡石壁

阿張爲朱四之妻凡八年矣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況亟年如此其久者乎縱使其夫有惡疾如蔡人阿張亦當如宋

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奈何去今朱西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手能運足能行初未嘗有累人之疾也阿張乃無故而謂之癡愚欲相棄背已失夫婦之義又且以新臺之醜上誣其舅何其悖之甚也在禮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阿張既訟其夫則不宜於夫矣又訟其舅則不悅於舅矣事至於此豈容強合杖六十聽離餘人並放

女嫁已久而欲離親　胡石壁

王顯宗破蕩不檢屢遭刑罰玷辱德以其玷辱門戶遂欲離親其說固未爲不是但婚姻重事所貴謹始姻纏是納采已不可悔

況成婚已越十九年之久乎，聶懿德係旌表門閭之後，可謂名家，而乃以其女妻吏人之子，其無知無識亦已甚矣，事至今日，噬臍何及。況據其女所供，自稱夫婦和睦如此，則是欲離者聶懿德也，其女固不願也。雖然，推原事情，却尚有可疑者。王顯宗刑餘之人，罪惡如此，父母國人皆賤之，將不待買臣之妻然後求去矣，而阿聶獨依依然不忍去，豈果有烈女不事二夫之操哉。聶懿德所謂王伯慶逐子留婦，或者其因於此矣。事屬昧，不欲以疑似之迹而遽加罪於人，仰王伯慶遣阿聶還其父家，却不許擅自改嫁，候王顯宗將來改過自新，併為夫婦如初。如

此則王伯慶可免入李之嫌矣

夫欲棄其妻誣以曖昧之事　胡石壁

在禮子之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則出之在法妻有七出之状而罪莫大於淫佚虞氏得罪其姑至于與訟而所訴之事又是與人私通兼此二事其不可復合亦明矣今江濱臾抱母與虞氏投部隱諱前事只令押其妻虞氏自歸侍奉不知虞氏有何面目復歸其家官司合與究竟而虞氏方始明白牒邵武軍追江濱臾押解候到司日却喚上虞士海理對　江濱臾追到再判　在法姦從夫捕謂其形状顯著有可捕之人江濱臾乃以曖昧之

爭誣執其妻使官司何從爲據江濱與駔儈小人不知此義固不足責但事在有司須要結絶江濱既自知理屈於前事不敢堅執却又稱虞氏曾令妾搬去房奩器皿是虞氏盜與女奴俱有大槩是櫽造無根之詞遷延歲月使虞氏坐困不願復合而休離不出於已其小人之尤者所謂器皿必有名件押下息聽從實供　供呈再判　夫婦人倫之首禮經所重故曰妻之爲言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江濱既設心措慮欲棄其妻乃出無名遂誣以閨門曖昧之私而加以天下之大惡詞窮理屈又謂妻盜搬房奩器皿及勒令對辨則又皆虞氏自隨之物古者女

絕不出惡聲謂其實有此事猶當為之掩覆今江濱史擇造釁端以為毆之行誣其妻虞氏亦人爾尚何面目復歸其家虞士海既稱情義有虧不願復合官司難以強之合與聽離虞士海先放江濱史勘杖八十押下州學引試別呈

緣妬起爭

王實齋

余文子既以女擇婿何必逐婿余氏既委身事夫何必背夫黃定既為余文子之婿亦無不禮婦翁之理余文子許黃定毆打一節據知證店主人以為余文子故入店內尋爭此不必問但起訟之端只因妾挂童生子黃定偏於愛余氏專於妬婦人不

賢世多有之顧何責於此輩監定當廳拜告其婦翁以謝往失仰令文子當廳遣女爻姐還定責領併監立限改嫁在首別覔乳母庶息兩家紛紛之訟餘人放仍申

官族崔妻　天水

士大夫之後其子孫有賢有不肖固不能保其長有富盛不墜其家世然不幸至於流落失所犯行法者得不爲之惻然動心乎丞相秀國陳公先朝實與鄭國公富公並相五傳而至其孫恩求去先世蓋未甚遠也恩求之女嫁與吳子晦爲妻亦是官家之後不能自立家道掃地與其妻寄寓於陳孝淵之家陳

氏與針指以自縊何爲至此爲之柰何士大夫誰無惻隱之心苟知其事念之可也憫恤之可也因其貧而利其人誘致以爲婢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雷司户名門之後將以功名自期顧何利於一婦人而自犯不韙貽誚旦評陳氏之母劉氏有詞官司以其爲陳秀公之孫不忍坐視其失身求爲上世之玷不得不爲施行追到吳子晦方且力諱其事索到雷司户雇契再三詰問方櫟剖露詳其初欲雇之時始則招吳子晦飲酒誘致尚留陳氏在其家一夕次日方令立契若將陳氏略行究問必有甚不韙者司正不欲盡情根究耳先朝有士大夫部綱析隘將以

妻女鬻償官者名賢見之傾囊倒篋與之尋為辦裝奩嫁遣使得所歸載入傳記迨為美談當司戶聞此事獨不有愧於心乎在法僱妻與人者同和離法吳子晦合依上條定斷官司未欲盡情施行且令劉氏當官責領其女歸家君其夫子晦有可供贍不至失所却令復還萬一不能自給無從贍養其妻合從劉氏改嫁官司却當備條給據陳季淵名相之諸孫受人濡染却與親姪女着押雇契此豈復有人心引押下請門長自行遣仍牒門長照會從所陳住罷所給義庄米當司戶幹人程八乙別吳子晦免收坐併劉知去放雇契毀抹

孝

孝於親者當勸不孝於親者當懲　真西山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悌數月以來累據東廂申到如承信郎周宗強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股救療遂乎復雖非聖經所尚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想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為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慙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鞍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

杖脊二十，髡髮稍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於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於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知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為爾民畧陳大義

取肝救父　　眞西山

百行莫大於孝，郡邑之布宣孝治，尤今日之先務也，詹師尹以父疾弗愈，刲肝膳之，默有所相，旋即更生，其人鄉吏之子也，急親之疾，自親其身，不愛焉，人子之孝至此盡矣，然以匹夫小吏，能舍生以活其親，闔境士民聞風觀感，相戒以養，陶成純孝之俗，顧不美歟，詹師尹見此照條支給旌賞外，更特支錢二十千

發下仍委自可知縣與之諭充優輕局分俾得以為孝養之資亦所以廣風勵之意也

不孝

不孝　　蔡九軒

知縣五日一呈正所以柔道化之甚善甚善送縣於一日呈之時更訊五十以警其善心之生更改作兩日一呈仍收禁之滿一月不改解來

母訟其子量加責罰如再不改照條斷　　胡石壁

胡大為人之子而不能順其母遂致其母訟之夫母之於子天

下至情之所在也，而乃一旦至此，必有大不能堪者矣。本合重作施行，以正不孝之罪，又恐自此母子兄弟不復可以如初矣。且押下廂就本人家決十五，令拜謝阿李，仍令四鄰和勸。如再不改前非，定當照條斷罪。

祖母生不養死不葬反誣訴族人　方秋崖

阿王生而孤，若所當供養者，其子孫也；死而葬埋所當經理者，其子孫也。子孫零落，獨有一胡師琇尚存，迺飄蕩出家，不顧祖母，生則族人養之，死則族人葬之，為師琇者，尚何面目立天地之間哉！族人哀念而葬，以其不利也而遷焉，與其他發掘塚墓

不可同年而同語也使當職處此還葬者本自無罪可科今所司既為將兩人勘鞫監還原處為師琇者亦可已矣至經上臺嚚訟不休然則發其祖毋葬其祖毋者乃師琇之讐人邪不可謂知恩報恩者矣此蓋販賣丘中之骨未滿其意親死之謂何又因以為貨不孝者也在法供養有缺者徒二年此師琇祖毋在時之刑也骨肉相棄死亡不躬親葬斂者於徒二年上重行決配此師琇祖毋死時之刑也罪在十惡之地從輕勘杖一百編管鄰州申照會

亂倫

婦以惡名加其舅以圖免罪

胡石壁

阿張為人子婦不能奉尊長首尾不及一年厥舅兩以不孝訟之據其所供醜不可道事涉曖昧虛實雖未可知然婦之於舅姑猶子之事父母孝子揚父母之美不揚父母之惡使蔣八果有河上之要阿張拒之則可彰彰然以告之於人則非為尊長諱之義矣況蔣八墓木已拱血氣既衰豈復有不肖之念阿張乃一過犯婦人若果見要於其舅亦決非能以禮自守而不受侵凌者此不過欲僥倖以免罪故以惡名加之耳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今蔣九因阿張之故遂至棄於父發出外

別居不顧父母之養不孝孰大其子富斷其婦當逐然後理阿張決十五押下射充軍妻不㴱追上將九杖六十押歸供侍不許再有違犯如蔣八再有詞定當坐以不孝之罪

子妄以姦妻事誣父　胡石壁

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黃十為黃乙之子縱使果有新臺之事在黃十亦只當為父隱惡遣逐其妻足矣豈可播揚於外況亭屬股肱手符同厥妻之言興成婦翁之訟惟恐不勝其父而遂以天下之大惡加之天理人倫滅絕盡矣此風其可長乎決脊黥配要不為過且以愚蠢無知從輕杖一百編管鄰州勒歸

本宗阿李悖慢舅姑亦不可恕杖六十錄人並放

既有曖昧之訟合勒聽離

胡石壁

新臺之事妾屬曖昧阿黃陳詞於外則以為有供對於獄則以為無若但據其先後之詞而遂以為有無之決是非鮮有不失實者當職今親至院逐一喚問耳聽其辭目察其色阿黃應對之間頗多羞澁似若有懷而不敢言李起宗爭辯之際頗覺辭嘿似若有愧而不能言當職今固未敢決然以為無也如必欲究竟虛實則播挺之下一懦弱婦人豈能加一強男子之足以對獄吏哉終於誣服而已矣況此等醜惡之事只當委曲掩覆

亦不宜揚播以貽鄉黨之羞又尊卑之間豈自如此縱無此事亦難復合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此禮經之所以垂訓萬世者也阿黃之不見說於舅必矣其夫婦雖欲偕老其可得乎合勒聽離黃九二將女別行改嫁李起宗免根究

弟婦與伯成姦且棄逐其男女盜賣其田業　翁浩堂

謹按律曰諸姦緦麻已上親之妻者徒三年楊自智與楊自成係是親堂兄弟自成娶妻邵氏生男女三人而自成亡使阿邵卓有婦德痛死憐生耕故夫之田祭死者以養其孤豈不義歟昭著雖有強暴之男孰得而侵凌之哉今則不然在大卒哭制

中巳與伯楊自智謔弄，自智貪歟其行，淫亂罔極，遂併包阿邵歸房為妻，滅理敗倫，聞者悲憤，此猶其罪之次者，最是自智阿邵成姦之後，將自成男女盡皆棄逐，將自成田業盡皆盜賣，破人之家，滅人之子，絕人之祀，雖行道之人所不忍為，而自智阿邵忍為是乎，罪惡至此，上通天矣，近親楊自達自淳祐元年入詞，至今四年，不曾剖決，死者有知，豈不銜冤茹憤于九泉之下，當職因阿邵毋陸氏有詞，乃得究竟本末，陸氏非為自成聲冤者，蓋自智破蕩淨盡，阿邵無所存立，故子母相謀，欲嘗官正名林離而去，利在則棄同即異，利盡則舍故謀新，阿邵之計，亦莫

狡哉今官司尸得盡情為之區處先正自智阿邵之罪引就王丙乙位下取自成男牙兒歸宗奉自成香火所有自智盜賣過自成田地六段內除一項給與男邵僧者勿問外五項皆謂之違法交關引就典賣主客人名下索回原契毀抹業為置立產簿給與之具載當官印押給付牙兒執照併關鄉司起戶招稅但牙兒年小未能成立候取回日且付房長楊自達撫養田地付楊自達交收候牙兒年長令却自主掌楊自智免監贓牒押出縻州界阿邵斷訖責付陸氏交管廬自成等放

叔姪

叔母訟其姪打破莊屋等事　胡石壁

阿劉奉千十一之叔母也奉千十一當以事母之禮事之今使之至於不遠數百里赴愬於訟庭之下必有大不獲已者焉人子姪而使其叔母至此豈可不知所羞惡乎當職昨日見之書判繼而面諭所以全汝叔姪兄弟之誼可謂至矣盡矣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但阿劉所愬奉千十乙打破莊屋等事恐亦不能無之今既欲釋叔母之怨復兄弟之歡豈可不伏辜謝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不然則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其爭訟尤未已也若劉四十五彭鬼師等既非善良何可與之交游羣居終日

所訣必非正言必非好事今後此徒皆當一切屏去則同室之
內自此永無閒言矣示券千十乙仍帖縣究實劉四十五彭鬼
師前後有無過犯如果為鄉曲處害照已追解來

叔姪爭業今稟聽學職教誨　胡石壁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當職德薄望淺不足以宣明德
化表率士風而使毋爭陵犯之習見於吾黨有愧於古人多矣
否則威之撻以記之正懼有所不容但已者而諸友乃能舉責
善之誼以啓其良心使其叔姪之情不遠而復豈非區區所望
於學校之士者擬示周德成叔姪仰即日稟聽明朋友教誨遂

爲叔姪如初、若或不悛則玉汝于成者將不得不從事於教刑矣、

宗族

恃富凌族長

蔡久軒

本司以勸農河渠繫銜水利固當定奪本職以明刑弼教爲先名分尤所當急蔡寬以富而凌虐其窮困之族叔、動輒以服絕爲言、如此則族之尊長皆可以服絕而毀辱之矣、後生小子、不知有宗族骨肉之義、不合科斷、以其稍能讀書、不欲玷其士節、押下僉廳請吳兼僉招楚二十以爲恃富凌族長者之戒仍帖

縣嚴行不許富豪霸占水利以困小民其范帑將與免追詞人故

訟曾叔祖占屋延燒　胡石壁

甚哉銀元賡之不仁也銀仲貴為其曾叔祖老而無室廬託所謂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行道之人猶將念之銀元賡稍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必將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假隙宇以庇之矣一間茅舍所直幾何銀仲貴占借以居要豈得已而銀元賡乃遽與詞訟必逐之而後已避迫延燒莫知所自遂疑其為銀仲貴之所為父子二人更迭論訴道乖綏族誼爽篤親朴作

教刑、不容但已、擬元察決十下、但銀仲貴為人尊長、亦當自知羞恥、自識去就、豈可恃其身老行尊、無所顧藉、多行不義、取悔於人、鬓短心長、焉得無罪、且責戒勵一次、今後如更惹詞、定行追斷、

許族人行盜

方秋崖

駱伯交訴所失不過錫稀布裳耳、而搜之、族則功緦之親也、昔人有遺金者、曰幸深夜無人知、吾若執爾、遂使爾終身受盜賊之名、吾不忍也、彼於凡人、尚能如此、而況同曾大父之叔姪乎、遂使千連者數人、縲絏者數月、學者不如此也、學司除學生籍

人放、

鄉里

鄉鄰之節勸以和睦　　胡石塘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些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

廳下受了驚諕喫了打綑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得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讐隙他便來尋針覓線撼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如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爲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里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爲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原來却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戒理尊要有强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觀唐

六一下許顏細八、顏十一之由、只是因楊四唆使之故、楊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鬪諜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訟、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楊四杖六十、唐六一、顏細八、顏十一、當廳責罪、當狀、不許歸鄉里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今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與教化之一端

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鄉閭倡　　胡石壁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所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刀筆筐篋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

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訪其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每閱訟牒乖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即為欺詐以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仇以相攻不特親戚鄰里交朋者不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讎然嗚呼天性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illegible]近

能為儐當職其敢不自佚徒怠疾于頑而弗思所以為迪言東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禮。觀其致尊遜以教不爭，致潔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僎以爵以貴貴，飲食必祭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受獻酬之義，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

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興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爲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此而將奚先焉唐李正一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爲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煥之爲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以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

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輙有倣效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婣業而推行之使郡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期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龔黃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户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鄉曲倡疊疊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冥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郡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户與同志之

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爲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此州則皆惟郡人有恥且格雖由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遇行禮時察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錢酒以見區區勸勉之意從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效此者仰各縣采實具申當行獎賞以為風俗之勸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十終